

日本
的假
想敵

軍赤農勞

著 策 晉 田 平
譯 山 孤 張



9902

行發店書京南

平田晉策著
張孤山譯

日 本 的 鐵 痞 敵 勞 農 赤 軍

又《這就是中國》/與日美戰的豫測

南京書店發行

日偽想敵勞農赤軍

(外在費郵) 元壹洋大價實冊每



原著者	日本平田晋策
譯者	張孤山
發行所	南京書店
特約經售處	上海河南路
寄售處	南京太平路
各埠各大書局	開封龍文書莊 廣州現代書局 廈門開明書店

◎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初版◎

蔣序

蔣

序

嗟乎，我先民之智慧，其猶足以救今日之危亡者歟。其在孫子曰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。今假若知我之至弱，知彼之至強，而猶可以一戰者乎，而猶可以一勝者乎。則應之曰，患在不知而已。信而知也，何患乎不勝。所謂上駟敵中駟，雖弱而猶可以勝也。此非理論也，苟於歷史事實，稍肯研究者，則知敗者殆無必敗之理。而致敗之由，獨在乎誤計。十年來一談赤色，幾等於談虎色變。而實在赤軍之狀態，吾詢之留俄學生，而言之未能詳焉。今乃介東人之談赤軍者於中國，不其耗乎。然猶較勝於無知也。夫東人果明知俄之東侵，不在滿州，乃敢悍然有九一八之變。故文中或故爲危辭，以刺激其國民，一若赤禍之將臨者，而又言俄軍之不足畏，以鼓勵其放胆侵略之氣。其實自加藤（友三郎）參與華會歸而組閣，繼之以山本（權兵衛），其國防重

心，已由陸軍而移於海軍，卽由對俄而易爲美，已昭然若揭矣。日人曷嘗畏俄哉。不畏之而猶汲汲求知之，此其所以可貴也。雖然平田一策士耳，彼其所見，猶不失以東人爲主觀，其於知蓋猶有所蔽焉。讀者於此若能據其所已知，求其所未知，則庶乎其有濟也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

薄方震

黃序

從這一部書中你可以曉得許多你應該曉得而從來沒有曉得的事情：例如它告訴你興安嶺在軍事上的重要，日俄戰爭一旦開始，中國有那幾處地方日本是要佔領的等等。

日本人天天說要和平，所以天天準備戰爭，他們曉得和平要建立在準備戰爭上面，不是理論的追求可以得到，他們曉得自己亦曉得別人，而且曉得最清楚。他們早就帶了測量器，攝影機，報告表在中國旅行了好幾十年。

中國人也天天說要和平，彷彿和平是養慣了的小鳥一樣，一呼即來的，有了和平其他甚麼都可以不要了，亦早就帶了麻將牌，鴉片煙槍，可愛的女人，去周遊列國。

現在中國的「假想敵」大概可以假定是日本了，但我們對於日本所曉得的實在太少了。

問問精通日本情形的中國同胞，日本有幾座兵工廠，最大的每天盡可能的範圍能夠製造多少子彈？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你，日本紅豆冰最好吃。中國不但對於鄰國的軍事設備像三家村的老秀才看幾何，完全不懂，就是自己的戰鬥力，明知不行了，但不行到甚麼程度亦是

不大了然的。甚至最有經驗的內戰，雖日夜盤算着有你無我有我無你，可是對彼此的實在情形，兩方面都沒有若干把握。前線開火了，主將說：碰碰我們的運氣吧。那位打了泗橋出名的鐵軍軍長就這樣說過：「打戰和打麻雀一樣，脾風好的時候，準會和三番，你不想和也不由你」。這大概可以代表中國一部份軍人對於戰爭的觀念。

其次是戰時的經濟糧食和社會秩序怎樣維持各問題，這不但從來就沒有人談過，幾乎連想要知道的人都沒有。真的，世界和平已經實現了，誰還高興要知道這個。只可惜以和平維持和平和平是要站不住的，一朝事變，不說別的，就是自己凌亂自己的後方已足致敗而有餘了。像今年一二八戰事發生後，南京第二天就發生大恐慌，五元鈔票不能兌現了，米也買不到了，倉皇忙迫即時支配了全城民衆的心理，由下關到城內，由城內到下關，由城北到城南，由城南到城北，一路只見人民箱子一同搬家，有的想走回鄉的，走到離城不遠又遇搶劫，結果能夠保存一條性命逃回家鄉的還算萬幸。這時的市政府簡直就想不出他們應該做些甚麼。他們雖不做些甚麼却也很忙，因為大家都耽心着不曉得怎樣安置自己。假如當時有人跑去問市長，現在全城的糧食可以支持幾日？危急的時候怎樣退出城？五元鈔票不兌現有甚麼補救辦法？我想那市長除了呆起官臉說你提出這些問題是故意搗亂之外，亦沒有甚麼話好答復。

你；其實到了那個時候他心裏亦明白這些問題的重要，祇緣「向來沒有研究過，所以現在說不出」，亦是苦不堪言的。這情形當然不止一個南京城，我們可以說遇到同樣事變發生，全中國無論那一部份都是這樣的。——這就是一個要打倒帝國主義的民族呀！

看見別人的精密，想到自己的糊塗，寫了上面幾句感想，算是一篇張先生要我寫的序。

中華民國廿一年十二月廿二日

黃君度

譯者序言

今後的世界，是什麼世界呢？事實排在眼前，各資本主義的國家——列強，反資本主義的國家——蘇俄，各在暗中，擴張軍備，舉凡軍事工業，戰時資源的種種準備，是不斷地在這世界經濟恐慌中，積極進行。

今後的世界，不是各資本主義國家間，因衝突演出世界第二次大戰，便是列強聯合一致與蘇聯作對，成爲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戰爭。然無論那一種戰爭，其慘酷無人道的情況，真叫人不敢懸想，而中國大陸及中國海必成爲大戰重要地帶，是毫無疑義的。中國被人認做是戰爭資源的給養地了，中國人自己知道嗎？我們的命運，是握在強者之手中。

譯者序言

軍士官的太平洋海戰論兩篇中，詳述佔領中國大陸與封鎖中國海，及南洋羣島方面所激起的波瀾，尤爲中國人不可不讀之書。

中國人讀這書後，可以得到幾個具體觀念：

一、日俄軍備及戰時資源的計劃大概，日本所以佔領東北，進攻熱河窺伺平津，自非無故。

二、日俄戰爭場合的種種情狀，影響於中國者如何。

三、日美戰爭場合的種種情狀，影響中國及南洋羣島者如何。

四，他們用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各種眼光來看中國，中國已成爲大戰期中的戰爭資源給養地，——滿蒙大連青島天津上海及長江以北平漢綫以東，日本都在計劃如何統制

，福建的福州廈門……，廣東的廣州汕頭……在海戰時代，都要被犧牲的。

五，作者平田晉策把日本智識階級的自尊心，自信心，自大心，自傲心，各種心理，都表現出來，從好的方面說，這就是所謂「大和魂」的精神，從壞的方面說，這豈不是島國民族之胆大妄爲？

六，作者具着軍事眼光，站在日本國家民族立場，根據事實，參照學理，向他的國民宣

傳鼓勵，就是他們在軍事上的弱點，也不客氣的指出，告訴他的國民，很可以做中國人的借鏡。

我相信讀了這書的人，結果必定要產生「中國應該怎樣好呢？」一個大疑問。我希望國人能夠認真把這書看下去，從「中國應該怎樣好呢？」這個疑問當中，找到一個結論，去努力奮鬥。不然，中國人隨着大戰命運，化爲砲灰罷了。

我的希望是這樣，所以他繙譯出來，貢獻於行將化爲大戰砲灰的中國人民之前。或者國人能因此明白自己今後所處的地位，起來作最後的拚命！

東北失後，于今一年，全國輿論，高唱以武力收復失地。可是東北有幾條鐵路，日俄兩軍，在這裏的戰略怎樣？他們的軍備現狀如何？國人知者甚少，軍人知者又有若干呢？不能知己知彼，不明戰場地形，所謂收復失地，毋乃自欺欺人，這書真是一本參考的良好材料。

還有批評中國軍隊之處，是全國軍人不可不讀的；也是全國人民不可不看的。我們的病，自己不知道，經人家指點出來後，無論對與不對，也應該細心聽聽，然後加以自省工夫，

日本的假想敵——農赤軍

方知中國國防軍隊，實有澈底改造的必要，從此研究出一改造之方，庶於國家民族前途，有所裨益，這也是譯者的一個希望。

我們讀這書後，也不必驚於日俄軍備的新式龐大而自饒，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在滬對日抗戰的偉績，已得着世界輿論讚美；馬占山部的屢仆屢起，日本朝野，亦且敬而畏之；東北義勇軍的迭克名城，日本軍閥，正苦無法應付。這都是中國民族偉大精神的表現，也是中國軍隊富有戰鬥力的明證。我們如能把政治弄上軌道，軍備加以改革擴充，我們的前途，何可限量！

這本書原名雖是我們的假想敵——勞農赤軍。然他的內容，是由日俄英美四國軍事學家，對極東的大陸戰爭和太平洋的海洋戰爭，根據學理事實，寫出各人的見解，加以一種判斷。所以我把原有書名中「我們」二字改爲「日本」外，又加上一名日俄戰與日美戰的預測。

至於作者過於誇大或不符事實之處，譯者便於其下用一括弧，加上按語，或註以(?)的符號，用以提醒讀者，間有一二處作者在結論上，肯定日本必勝，凡無事實學理根據者，則略而不譯，或添上一二句，稍變其語意，使讀者知其「或然」而不信其「必然」。譯者并於

篇中插入戰爭地圖，以便讀者按圖索驥，藉以補充原著之不足。

譯者淺學無文，益以時間匆促，難免有錯誤之處，尚望讀者指正！

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四日

張孤山序於上海

著者原序

勞農赤軍，果是我們的敵人嗎？

一看他們的極東特別軍的佈置，把北滿洲四面包圍着，正似威嚇我們的生命地點。他那七十一個狙擊師團，十三個騎兵師團，堂堂一百三十萬的陸軍，和將及二百中隊的空軍翼陣，確是可以驚歎的大威力。

從兵形上看來，他們分明是我們最大的豫想敵人，——好敵手。

不過蘇俄以滿洲及西伯利亞作戰場，而與強力的日本戰，為他們的自身計，將得着什麼呢？

縱有如何事態發生，日本亦將死守滿洲，「滿蒙進出」在最近的將來，成爲日本永久的國策。

蘇俄如果向這國策挑戰，日本無論怎樣，不辭一戰。

然而日俄戰爭，結果恐怕是日本的更生，（？）和蘇俄的崩潰罷。

我們爲蘇俄本身計，希望他們的槍口從東方移向南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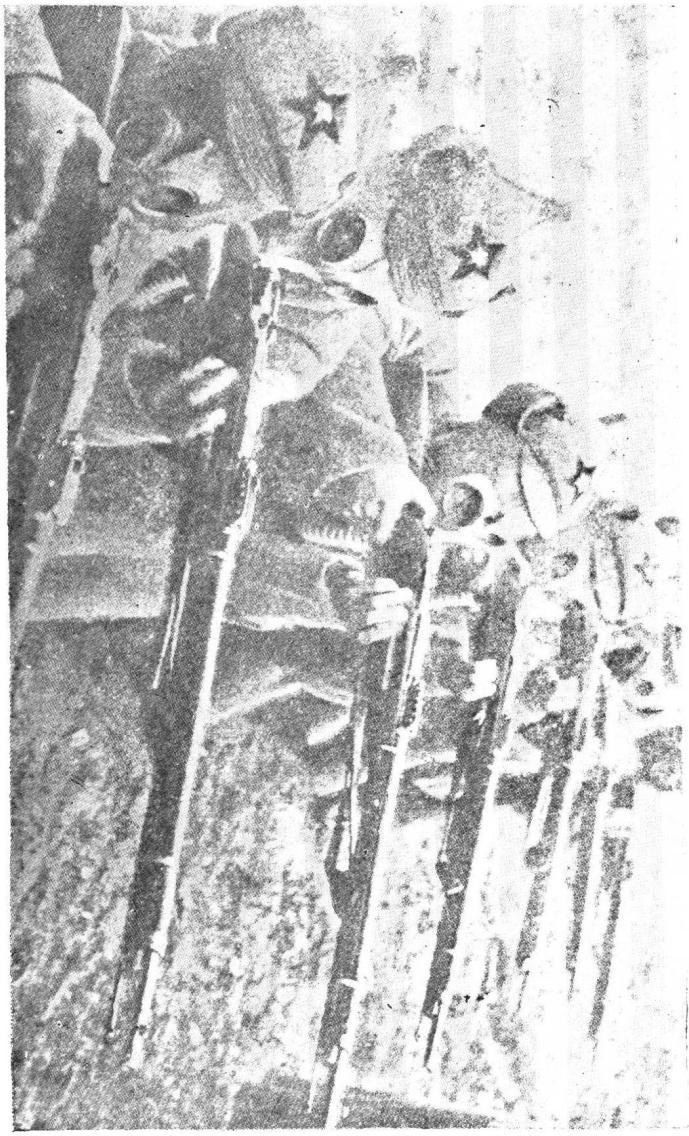
昭和六年的冬初，我們關東軍，在寒風裏翻着軍旗，北跨中東路的時候，那極東特別軍的營壘中，已寂然無聲。

蘇俄已經知道與日本戰，是沒有所得的嗎？

昭和六年十二月

平田晉策

戰學化備淮軍赤
(兵步赤的真面目防着戰)





防國守的軍軍赤兵

(軍事宣傳畫片)